١٥٢٥٢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閎深奧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

北京圖書館藏
長乐郑振鐸西諦藏书

蟻子緣磨角悅惚莫知其極
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
去且以為可弄可笑者入目
便記記輒錄出約畧一日内
窺測間亦手時時點坐有所
必存數則而疏以寄岑寂逍

遥之況因思茂先博物崛起
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
作者紛〻皆有可觀而唯陋
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
學士容齋劄為隨筆數至于
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
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
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
客為野蔬磵草之嗜雖畸雜
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
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畯亦垂涎也。執
筆自韵。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
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
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
客為野蔬磵草之嗜雖畸雜
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
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竟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畯亦垂涎也。執
筆自韵。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附之意焉。間示一二館師與兒子輩資譚謔。題曰希洪。昏眊之餘。理耶棼耶。澄耶淆耶。皆不自知。蔓花舒咲于名園。鮭部鼓吹于天籟。我用我法。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洪而希段也。

亂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說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則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僻無所諧○顧好寄○、則煙霞泉石○無不寄矣○寄而冥心未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

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拆木為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牕四。銳之若削。覆之若束。墊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

目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幔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

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取殘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稗。用炙我口。以爲異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爲殘瀋也。而郇厨所未羅。盖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

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爲上。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爲怨尤。爲誇誕。大方所笑。故寓之乎幢。〻不可著也。則曰湧。〻不可幻也。實之以品。〻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非吾辦也。合奇與大。前人爲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于高秋。菌發于積腐。然乎。自然成其爲湧而已矣。

己未年八月題于黃洋墩之品水齋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錄○然老毛而忘○隨汰隨忘○又不可勝計○要以見意滄宕○自喜

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絶無著
作○閒舉筆○輒其稿失去以為
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
尚多○會赴
召檢出○節為
梓○歷年山居
工夫○上
不用之
三十二卷○付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
得此○子不云乎○博奕猶賢乎
已○夫聖人之
所輕○後人之所
習○曰手談○曰
坐隱○何等自在○
余此好○故自不
可終三局○一
切緊關事○皆憒

憒不理○而反躭此不足紀之語○不足傳之事○積此不足有無之牘○雖于心思○初無所費○可見枯木殊絲之諸○要以少費紙墨○重爲梨棗災○又或者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豈非一生拙計○垂老而更甚者乎○方割裂時○如蜂採花○亦自有味○既成閱之○等于嚼蠟○又幾欲毀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喜則如之○厭則吐之○天下事皆如此○并付之流雲逝水可

矣○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暎

月軒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　明興偈讖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赦忠裔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揣隱微　小山泉

好殺必殺　不經之語 二則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撻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綵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統祥瑞　黃衣陛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宮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上雅語 二則　海榴甖
購香　買珠
戎服出郊　大閱 二則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御號
獻俘
出閣 三則
藥王廟
東宮
聖論

湧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爲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時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令後凡事涉

勿以聞至十一月　上夢人以璧置于項
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
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剠有親隨知印黃某
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
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
乃知爲　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
要必不誣而　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
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
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
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
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
爲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爲名犯年號達於京師
時　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
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

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廕

明興偈讖

小史謂誌公臨歿爲偈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爲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生諸即朱寓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壓雞之上爲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於子位也秉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爲安德爲仁也東隣指張士誠闕者滅也滅士誠即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

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纘然建國大號也其爲我　太祖之識無疑而豈區區一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太祖卜其地爲　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卽今之靈谷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閟刻預識意者　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殺示其兆葬卽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羯漠夷疆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十之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于　太祖四歲嬪時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甄

渡江連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
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
皇牽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劒殿後寇
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
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
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爲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爲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貧窶
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其年　聖壽已六十五則　帝長於英
實十七年眞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
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
至　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　孝慈皇后作
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
過此方諸妃有子而　孝慈不復生矣　高皇之
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　高皇諸大功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
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
好學如文士自非　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
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
駐驆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
日茶源闕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
田野闢黎民樂拆開賫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
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　樞密院
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
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
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　高皇創業難成化
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勑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眞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從之盖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　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醮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拌

白鷗即令人刻於巖壁一日　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呑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呑對凱見獨不然　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　上疑之以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　明主而不免戮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　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爲此兒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　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有杜安道者持鑷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　上甚信愛之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

州聞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殺者我　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即父子間誰敢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殺人　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氣象　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　太祖退言得失耶又翦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　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　上怒擲其顋中　后頸微有傷　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敬愼　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狠瀆不倫至此耶

又剪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須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慶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歸駐舟江浦仗劒入謁　帝時方震怒箠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劒斬閽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撿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傅至燕塡塹入城報捷留鎭經理未下州郡邏騎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旣克太原太傅出陝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閻之數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彊　太祖委太傅獨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比保保死太傅稍覺從　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　太祖威嚴太傅敬愼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諮稟平章敢馳歸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閽吏奪關而出坐龍江舟舫　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爲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時固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槊垂及有龍申爪拿其臂馬蹶而止歎曰眞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馬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爲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邪況　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要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盛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來降賜名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　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辛巳　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宣府黃花鎮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天氣清明　上服衮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掖五哨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巳年六十四歲矣按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焜燿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緇黃耆耋四夷朝貢使駢跽道左　駕至讙呼萬歲聲震天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眞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爲秦王時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眞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眞陳假引奏　上喜符夢俱擢知府眞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歙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綠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巳瓦無聲巳更自簷下屹立不加

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
徃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尤飛
劒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
城疝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
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
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
不懌有阜永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
不可爲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
而走獲之發龍門克軍久之脫歸得一銅印以獻
輒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
山之巔邏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爲正統二
年　上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遁入
虜蓄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
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

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歎也

英皇即位尊　祖母張爲太皇太后　母孫爲皇太后　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宣德中　上奉侍謁陵一次正統中檢飭　宮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幾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三宿之理況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外從無有　后妃出幸者即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朝力爭而況于　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撻虜徵應

英廟原有撻撻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首請罪故已已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窺知其素贊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　天顏穆如坐玉臺羣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馬者三憎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蹲伏　英皇坐之夭矯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徙遼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爲北虜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　英廟北狩福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絕天順元年　英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由軍功例不當襲　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蓋是時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爲虜所獲用事輸

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　憲廟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平望二十里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壽王貶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員販菜市中即授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綵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　孝宗爲皇太子頒詔至南京方迎入忽見　孝陵山頂擁起綵雲至開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作禎應頌以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厭鎮之術者每祠

廟又有　先帝遺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
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
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
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
者況石函魔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
石函石碑尚存於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
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
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
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
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
一百一十一日此　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
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
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
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　兩宮之奉養
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
從事揆諸事體殊爲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

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聞有旨令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寄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上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鏌爲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　上驚問爲誰對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鏌駐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進山爲言今名鄭金蓮者即若女也在　周太后宮爲　東駕所自出語浸上聞　孝廟怒磔山于

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爲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王璽覬與其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居幽若干年欲面奏　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鞫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邸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舊斷土颺墳起仗下小兒暴長數尺旣登極南山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陛辭

己丑四月　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陛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閣學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爲大風雨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綵被二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

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祝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王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玉之諭尚書夏言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皇乃爾後有秉筆修國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餘本明年春鄠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爲山以獻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僊應萬年芝山四川巡撫黃光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

宋政和五年蘄州產芝草徧境計黃芝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榦尤奇

桃降

嘉靖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

視或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羣臣上表賀　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　皇太子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卒有已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大不然十八年分封　裕邸竟爲天子開隆萬萬年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義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　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羨富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藉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

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騶夫八人日食口糧三升太倉開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天府送用倉廒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郊廟之粢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奏報其出入之數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爲京山侯禮部以本朝無故事爲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　世廟之深諳故實抑崔及左右窓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故事爲言非欺妄卽疎漏當時尚書爲毛澄其不觸怒抵罪幸矣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　皇后陳氏八年崩謚悼靈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

十日立德妃方氏爲皇后張后以十五年薨用廢
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
宮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宮禁事秘非外
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爲言張后之廢
實由張延齡兄弟　世宗方以　昭聖初年裁抑
章聖憤甚而延齡故多怨家爲人所訐下獄　昭聖
急因　上生子諭來見致賀　上辭之再諭再辭
之益皇急托　張后爲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
太后意而　太后亦先遣人傳　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　上已怒諭閣臣謂　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
發及聞后言大怒即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
延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眞
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　世宗以母后不顧燕
婉之好誠剛誠孝而　張后之不幸已甚　昭聖
此時其又何以爲情夫　昭聖在　孝廟時專寵
驕妬致　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
武宗立母族甚見疎外　昭聖默默已不能得之於
子胎禍極於　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　孝宗在

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訛言驚走

嘉靖巳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侯蔣傅惠安伯張鑭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偕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褫職岳溶怯懦損威革坐營管事傅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棉爲工部尚書　世廟御便殿召公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財用省營建　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　上顏乃霽然則　上于見素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職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大宗伯李璣應聲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　上嘉其敏括

王沂公曾青州人宋真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麤街濶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麤土厚水深也街濶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海榴麤

世廟初年勳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刻海榴麤墜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　上恚甚命再購戶部尚書高燿進八兩　上喜命給價七百六十兩加燿太子少保實火時中人窘竊以出上索之急燿重賄購得因　聖節建醮日上之大稱旨加賞葢內外之相爲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鋏一具示燿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　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

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盡無徒遠嫉怨爲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搜覓并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給之燿懼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貿之以進　上以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恡費不以時值給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母緩會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蓋　上喜習武服此自便非登郊壇者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閱

國朝　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

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惟五月　禁中射柳聚諸徽侯若大將角試較其優劣如　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閒毳比纖煙意態安閒眞是神物蓋

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益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眞　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祛倦鬼文　神廟卽位之二年　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年矣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齊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駭乃爾讀書人宜有分曉乃好人人過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禍即天殃矣

藥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　神廟玉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爲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倭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暾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喨舒徐宣畢俯伏遞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震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等境盼可謂　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寒甚百官噤栗館友莊冲虛面最白侵而成紅余面赭幾變而黑或嘲曰雲長作翼德臉也宣畢因大呼稱枉每囚一鐐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舁尸一官押之十人义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擁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官往往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挺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掊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　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吾坐以風顛而止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噤甚郭明龍戈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卽如我輩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踈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撤出奉　皇長子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　東朝妖書

事發傳語厥監陳矩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眞
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密視　光廟袍內止
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葢初出時所御歷
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
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
轉而東西西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矚內侍
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嘿寓衆皆嘆
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從容進曰請
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曰顚倒是非葢
化詞臣之句而櫽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眞
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旣畢必奉　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爲
精腆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
後講官從便自携食榼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
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
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人非常供養今爲　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
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
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
天氣凉出入猶便大寒衝風幾于裂膚至　先朝
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　聖
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　神皇怒甚上
下危疑恐動搖　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社稷幸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
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于汝事汝但去讀
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口
傳　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
皇太子在啟祥宮賜　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
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揑造奸書
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
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

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
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
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
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
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含
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
酒四銚傳與先生知道夫 禁中嚴密一啟閉間
何勞 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 神皇灼見不
待張差之梃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一卷終

涌幢小品目錄卷之二

廟號
國號
年號
侍朝
講讀
經筵詞 二十首
經筵忌辰
實錄 三則
講書職分
講官互易
不避諱
請教講官
永樂大典
大誥
大明會典 四則
典禮

承天大誌
兩淵二則
大獄
南院書籍
內庫銀錢三則
司牲所三則
免稅
白粮二則
果品
大禮二則
善逐好
秘書二則
圖書之阨二則
桐漆園
鈔稅
鹽政五則
馬價
糴販二則
和市
蠶報
續傳
開礦
農蠶十則
蠻母傳

湧幢小品卷之二

湖上朱國禎輯

廟號

太祖廟號與漢祖同故今　尊稱曰　太祖曰　高皇帝則得矣近見刻國朝一書曰我　高祖皇帝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　太祖非高祖也亦當有辨

國號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　我朝因之葢返左衽

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年號

國朝年號永樂乃張重華王則僞建天順乃元出帝舊號前則兵後匆匆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德則西夏李遵項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故吏書馬鈞陽至出題譏誚遂爲[illegible]隆慶之號雖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爲延慶衛亦如之承天有隆慶殿改爲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爲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今上天啓不知何如自當與嘉靖萬曆並美並永矣

侍朝

自來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登殿唐玄宗時閻則先奏以三衛皆趫悍武夫不宜升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至今用之然　國朝以勳戚大臣閣臣詞臣尚寶中書科道

夾侍而道引升陛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其制
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
唐玄宗襲爲故事亦至我　太祖革去尤足洗千
古之陋

講讀

太祖甚好學海内宿儒徵聘殆盡臨朝侍左右每事
諮訪退卽與之講解甚至互爲辨難又設大本堂
教　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
諸儒相上下故　太宗　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建文尤爲瞻敏　太宗又推此意教　皇太孫命姚
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　宣宗詩文姝絕今古而
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
英宗卽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
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
尤勤於日講至　武宗時始不免作輟　世宗勵
精於先倦勤於後　神宗初立張太岳亦儘抖擻
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
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經筵詞　陸儼山著

經筵開自　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　今上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　經筵無定日至　英廟初朝始著爲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　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　上之勤學也

編排　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　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　勑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　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　朝官名在　經筵略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隊中臣扶輦下金鑾

凡　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　經筵事　內閣或知或同知　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
員爲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
翰林者仍爲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爲展書
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
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
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　制勅房官
書寫講章通謂之　經筵官皆得入銜每當
鳴鞭退　朝　上將赴　經筵則各從本班
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　駕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逶巡小立瞻龍
氣　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
面小立望　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　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
傘蓋擎蔽朝陽

文華殿啓　奉天東滴翠浮青映碧空譚藝講經頻
設仗　太平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　奉天門之東比諸殿制稍減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爲兩春坊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爲　經筵之所中設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檯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贊講官拜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寶鞭黃道正中移步輦侍臣班從赴　經筵

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齊牽仗馬過東　上輿下　御座乘　板轎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皆從

龍池鳳掖藹朝暾　板轎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進入講章默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閣中門各官東行

下坡則　板轎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北
入角門矣適啓　又奉中門內侍唱官人每
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
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愼之至
也

殿陛森排劒戟重金貂玉螭護　眞龍司儀起案雙
雙過　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鴈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　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
二員舉　御案置　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赭羅裙小對團龍簇繡雲檯向　御前
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圍裙赭黃金龍小團
花序班舉案將至　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　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拈書漚手攤幸對　天顏剛咫尺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展書官悉從　內閣　題定兼用坊院近時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爲之今廖中允道南張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詣　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　天顏眞咫尺矣屏息以從事盖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愼亦於此極矣漚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面照西臚聲高颺叩頭齊參差進講竝平肩立輪著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北向竝立鴻臚贊

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竝立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比竝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西也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磬折諫官端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勳立近　袞龍傍紅雲不動爐煌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　經筵事立東班

嘗西班則　內閣一人嘗立寘近　御座餘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鑪籠火擁蟠龍未曾暫免經傳
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
飾以金朱以口銜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
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
鑪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
置閏節屆仲冬尚未　傳免　上之好學可
謂無間寒暑眞　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扆中陳擁　至尊傳與太官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玉音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　旨
白玉闌干與案齊一行殽核盡朝西珍羞良醞俱名
品指點開囊囑小奚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
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蓋一行俱面西珍羞
良醞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寂精腆例得
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榼以收餕餘

姿容霑醉總僊桃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
面瞻　天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隔宿熏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
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熏香退即以別篋貯之
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辰服次　聖躬勞淺澹垂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
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彌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即
以變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澹服以
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旨今閏月
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
始覩　上赭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天西

面望　聖皇親饗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內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朝　兩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義相關口奏乞存忌辰光　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知因俯伏不及承　上疏請罪宥之五月丁巳　上御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磐奏是日當緋衣賜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日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議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言禮以上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令暫免遂以爲例久之罷不復舉大約讀書講書是好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厭怠人家小學生子尚

然況帝王平議者爭此區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
者眞萬世之聖主也

講書職分

武宗時李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
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
御經筵衆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
音洪亮理致詮明　上倚聽大喜卽欲傳勑取人
內閣辦事都督朱寧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
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門人也皆爲內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
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
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應公父榮祿
公瓚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
一榮祿爲侍郎時家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爺
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補前之

失而榮祿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戶部尚書

講官互易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
吳音且舉止煩急　光廟對內侍嘻曰片語不曉
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懌此皆不擇
之故　先朝講官必舉有德器者充之不揀資次
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侍講讀乾元亨利貞（貞宋眞宗廟諱也）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賄之
爲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卦上諭之講方講纔妥貼
不然亦須說明而後講臨文者文章也非口講一
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嘗問曰何以見教張
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
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宦官嬪御
如何曰亦至誠又曰無所接對靜處時如何上遽

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禎於友人處借得　各朝實錄恭頌至　高皇帝初克集慶路即改爲應天府矣以後宜書京師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每著建康字面似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日珥生暈或背氣一道多書曰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訂改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之處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　國朝平元都即輦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　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寂爲秘密中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於館中謄出攜歸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

曾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晞陽節略自爲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世穆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覽者可喜可愕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儗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蓋余之無緣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誥

誥凡三篇其書有初頒有續頒皆　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語如郭桓盜糧一節見之屢屢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長就國知狀發兵反　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寧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今考大誥篇末明述其事甚

有追悔之言可見　大聖人亦有過過生於忿到
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處光明洞達其心益虛而
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
死凡七月友諒圍洪都盡載家屬以行則妻之獲
當在此時而　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
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爲巳子亂天潢產禍
種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楨非潭王潭王名
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
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樂大典

此書乃　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稡秘閣書分韻類
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
等再修供事編緝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
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
樓　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　三殿災命
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
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大明會典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　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　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爲主聯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首據鄙見衙門職官原有勳戚文武四號下至樂字號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勳臣之上盖　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儗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設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武爲敘特詳文職衙門載一切興革本末而納樂字號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爲文職衙門則義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面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　祖制亦豈得獨違耶

儀制莫重於　登極當以爲首乃居朝儀之後宴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　國家重典並未一及

朝賀儀以　主上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是矣　中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原自有別亦冠於太皇太后之前均內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　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　帝　后　宮慈皇后于　章聖皇太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　聖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實事寧不觸目動心據臣臆見凡關　帝　后　宮禁者宜以朝代爲先後各衙門則以類纂入可也

兩京　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或曰自來稱虎爲獸考晉書成於唐魏徵等唐太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改稱曰猛獸然亦雙文非單舉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同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鹿而臨文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典禮

今上初生　神廟喜得元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　皇貴妃　皇太子正妻封妃餘

皆才人俱　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
俱無此書當令搜覽得　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承天大誌

世宗既定大禮陞安陸州爲承天府命巡撫顧璘修
誌徵諸名士王夢澤顏子喬等纂輯進呈不稱
旨報罷給事中丘岳請重修勑閣臣爲之嘉靖四十
五年告成　賜名承天大誌擢岳禮部侍郎臣得
恭誦乃興府誌非承天誌也隆慶元年岳以考察
去官

大禮

永嘉議禮佐成　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爲
總裁上疏曰元惡寒心羣奸側目元惡者指楊石
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戀戀
於　孝宗之無後而爭之强叩門伏哭失於激爲
可罪耳乃曰奸曰惡不已過乎乘時僥倖之人放
潑無忌致　世宗含怒一時被譴諸臣終身不復
收錄推其餘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
方獻夫霍韜又言主爲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

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盛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　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當稱元惡矣

兩淵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廻文體　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是時請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事既行淵從選入得主簿爲上官所笞上書自言擢上林苑右監丞進　世廟頌京師人爲之語曰兩淵有兩口口濶大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人之獻諂如此當時議大禮者既得逞志雲湧蜂起爲所欲爲者何所不至眞世道一大更革之會也

豐熙以學士爭大禮捍張桂詔獄廷杖謫戍而其子坊請贈　獻皇廟號稱宗並享　上卒用其言稱　睿宗入太廟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貧客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善逐好

諸臣因大禮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得首揆
汪鋐議及民間奢侈正喪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
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達一獄張桂爲政仗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
人皆被杖黜福達父子獨得無恙刻　欽明大獄
錄頒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達之孫同踵妖術
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爲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查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伏
律處斬都御史龐尚鵬題准同殊死福達剖棺斷
屍其族皆覆又追論桂蕘張璁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
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
當梁拱間豎一金龍柱　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
繙咨詢問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
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秦漢至寶屢購所積不得

移出今不知何如聞往往有私竊而出者此繫
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五年大學士丘
濬上言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
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攷是時猶未
登　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
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
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
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勑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
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
將書目一一比校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
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　類書二類每類
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
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
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竊惟天
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
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
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浥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　聖　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

合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多且過三十倍豈　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一切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

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冊充仞皆　國初儒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議則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末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才則又密封稿中皆塗去姓名防洩漏也呂巾石先生來掌院輯爲若干卷將付梓會轉官携歸毀於火眞可惜也

圖書之阨

隋亾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眞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惠文太子範得之卒爲火所焚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貨鉤致或私以官鑿垣內之重複周固若不可窺者及敗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者

內庫銀錢

國朝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爲號而不及已戊茂也取財物盈滿之意已已也止也從此漸耗故避不取然勢亦有所必至矣

北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即題然亦未嘗數數也

錢一緡計一千值銀一兩唐鹽利四十萬緡劉晏爲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以絹代錢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其曰每貫者八百五十文爲一貫今大明律與之逈異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櫬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俱三年撥人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

油止一百五十斤　聖祖豈虛設爲此無益之費有深意焉亦寓兵於農之意也

司牲所

養牟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牟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蝟五箇日支猪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餵子房日支羊肉十八斤狐貍三隻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餵子房日支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

肝三百六十副菉豆穀粟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減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二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內馬監蓄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蓋備　聖上不時出入之用考　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鞭轡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　國初不得不如此景泰初出御廐馬載砲車今太平已久　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類國家虛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窮乎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

河西務　臨清　九江　滸墅　淮安　楊州

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榷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

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墻庶人供給八年革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興王之地勞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備及多料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餘云云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太失初意矣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井鑿之五六十丈得澹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甚深汲甚苦有鐵釬槽釬刮篙吞筒等制繼悉俱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鹽課鈔想亦謂私鹽之不可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註　皇上課鈔一名蓋　祖制以天子爲百姓榜樣未知果否

京官原有食鹽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

於太宰嚴文靖公華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
靖年間事然考之弘治年間始革各衙門食鹽惟
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臺中者見有
送到官鹽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
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
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
更薄即蓮沈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
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
俱沈與此相類

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舊徑車三千乘歲挽鹽海
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
勞而軍食足飛雪二字妙妙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
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
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及成化以
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卽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卽爲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眞堪流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而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眞可寒心

果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飯等項茶食果品俱係散撮天順年間始用黏砌加添數倍成化初

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頗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　奉天殿并　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撮其大善殿漢經等廠大庖厨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斤亦量減

糴販

王大司馬見菴象乾爲宣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皆可行

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每各銀萬五千金共得息萬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此起於撫臣郭青螺備極苦心然其法創於劉宴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訾

郭自行私販寃哉人之昧心如此縉紳不得辭其責

開礦

國初救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　泰陵禁止成化年間太監秦文又起此端給事中徐忱和之至　神皇其說大行徧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肅爲三司使凡筦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爲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蠶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把土乃東夷儋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倣而爲之也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并樹藝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不種而獲曰穭

荒田開時先種芝蔴一年後種五穀蓋芝蔴能敗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然能嚙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籼米多疾涎結滯仍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處人自食之則不覺蓋人與地與穀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直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

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鵞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二四日而眠眠則擡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萎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蔂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

日而采視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太熱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蠶報

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別姓之桑俗曰秒葉凡蠶一觔用葉百六十觔秒者先期約用銀四錢既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銀一兩餘爲綿爲線矢可糞田皆資民家切用此農桑爲國根本民之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又販于侗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縣絕諺云僊

人難斷葉價故栽與秒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隣家章姓者豫占桑價占賤即畜至百餘觔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爲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而肥白求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應曰我與汝曾祖母有連歲爲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而慳至此蒲萄將入門衆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蓋祖母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于此以後卜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于水家亦隨耗矣

蠡母傳

吳匏菴集

蠡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蠡蠡然也號曰蠡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
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
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克下陳執箑苣
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顧
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
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
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
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
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
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拇手自
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
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
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
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巳出親爲
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飼之窖
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
后竦然改視爲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掠物多矣后怒請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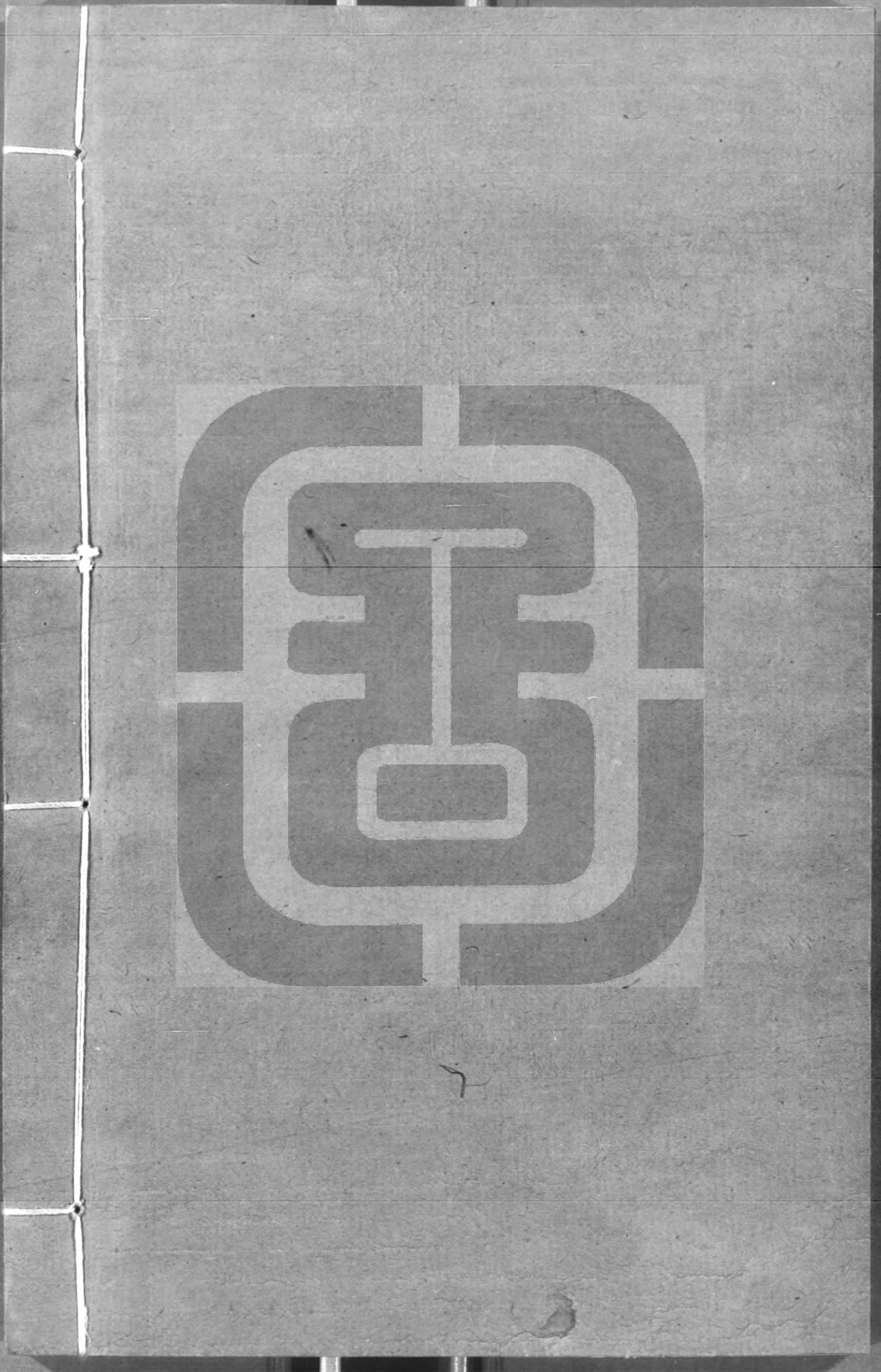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
毋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剝吾腸以報雖就
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
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
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
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
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
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
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慤泊泊然自長
自化人拾而吞者克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
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懿懿然有頭目嘴微黝
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隣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
懿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
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

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緣葉細細環轉至晝晝夜不少停蔑蔑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輿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及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柬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

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克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
喧婉而不嬓盤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即好
嚼祇木葉樹茅無腥羶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
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
其數又挾二翼棚棚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
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
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
于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
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懿母常有此言
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
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謦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
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
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
爲用被萬方包褭萬壽爲功業而又歸本于素素
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
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抒貫以梭提以
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

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氷絹之助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即以命之躊躕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霧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廟父老進請分餘繅祀爲神世世脩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蠡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蠡之弟曰綿葛褐苧蔴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衆恊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漢幢小品卷之二終